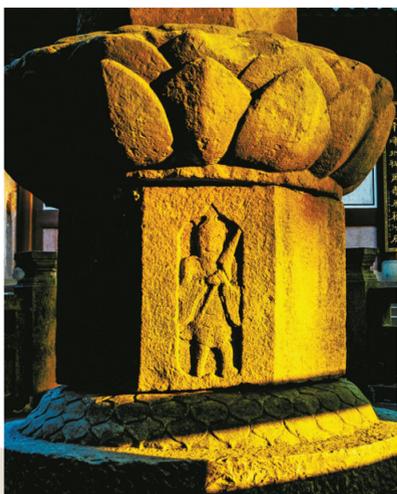


梅园石：赓续文脉，雕刻历史



保国寺西首经幢（局部）



保国寺东首经幢（局部）

宁波自古不乏优质石材，梅园石、大隐石与小溪石并称“宁波三石”，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文化名石当属梅园石。

梅园石作为宁波特有的一种石材，以其细腻的石质、素雅的色泽、适中的硬度，自唐宋以来被大量用于建筑装饰和雕刻，此后千百年间更是被广泛应用于工艺美术、古典石雕、石刻及大型建筑门楼等方面。

如今，随着城市面貌与生活方式的变化，传统石作艺术逐渐退出我们的生活中，好在保国寺、天一阁、白云庄、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等处，还保留

了一些历朝石作工程、制品、构件和碑碣，全市各区（县、市）遗留下来的石桥、堰坝和牌坊等，让人尚能一窥构筑物原貌。这些文物虽属沧海一粟，却见证了宁波石文化发展的历史，折射了宁波石作的辉煌成就。

跨越千年，梅园石的文化传承和交流至今还在延续。由荷兰设计师设计的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以梅园石拼贴外墙，引发关注；正在建设中的天一阁南馆使用具有宁波地域特色的梅园石等建材，以期更好地融入城市肌理和文脉。

千年梅园石，如今能否续写新的传奇？

梅园石韵，藏于古建



庙后石牌坊

得名。从凤山第一采石场沿横鄞段往北4公里就是梅园村。距梅园村不远处便是梅园山。

梅园山是四明山余脉。四明山东正脉自岩山向东分为两支，一支由鄞江建岙山转锡山入横街镇凤岙，另一支由太岙岗入上化山至芝山。鄞江锡山有一余脉即是梅园山，山下梅溪、梅锡两处所产梅园石最为优质，开采历史最长，规模也最大。正是梅园山独特的气候、地质、水系等条件，孕育了梅园石文化。

从这里开凿出来的一小块梅园石，走出深山。

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内的唐代经幢，可称得上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梅园石雕刻物。

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对梅园石的鉴定、调查、研究工作始于2016年，经专家鉴定确认，保国寺唐代经幢、宋代佛像、明代石像生、清代培本事实碑及《〈保国寺志〉序》碑、民国石柱均为梅园石所雕造，形成了一条时间有序的梅园石遗产链。

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内还有主题陈列《木石漂海·中日古代建筑文化交流的例证》，并曾多次举办《梅园石韵——甬上文化名石》等相关展览。人们在现存梅园石遗迹进行系统梳理后发现，梅园石不愧是“文化名石”，文化底蕴十分深厚，它们不仅“藏”在古建筑的“柱础”“台基”“栏杆”等建筑构件里，还被广泛地应用于建筑内部的装饰、雕刻等方面，涉及石刻、石桥、石塔、石亭、石碑等——

宁波一大批老底子古建筑中有梅

园石的身影，如东钱湖南宋石刻、天一阁门口的石狮子、月湖西岸崇教寺遗址出土的石经幢、阿育王舍利殿的四大金刚和天王殿的雕花门鼓等，用的都是梅园石；

鄞州区东钱湖镇韩岭村的庙后石牌坊，采用梅园石建造，是我国木坊向石坊转型时期的重要实例；

梅园石的耐风化性保证了桥体的稳健，因此宁波留存至今的石桥，大多是用梅园石建造的，如奉化的福星桥、广济桥、惠明桥，余姚的通济桥等……

千百年来，用梅园石建筑装饰的石雕、石刻和门楼，历经风吹雨打，仍然完好无损，得到了后人的赞美。

19世纪的采石场
(图片来源：包腊相册)

梅园碑材，雕刻历史

梅园石在未开采之前，貌不惊人，是整片山岩的一部分，开采加工之后，色泽呈浅灰或浅紫，素雅大气，质地均匀细腻，硬度适中，且耐酸碱，是碑材、石雕和建筑施工的上选石材。

梅园石石料较大，非常适合大型工艺雕刻。千百年来，梅园石的行踪早已遍及各地，不少以梅园石为材料的建筑和雕刻甚至成了国宝级文物——

出土于月湖西岸崇教寺遗址的梅园石圆雕童女，高30余厘米，为唐宋之物，被认为是南宋墓道石翁仲的起源；

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国寺的梅园石遗存上，可以发现大量的精美雕刻，经幢上的盘龙和力士、佛台上的壶门、柱础上的莲花、石柱上的花果虫鸟等，生动体现了唐宋工匠精湛的梅园石雕刻技艺，反映了宋代石刻追求精致的艺术风格；

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地处东钱湖畔的北宋二灵塔，塔身的壁龛和雕像，多为梅园石，雕工水平高超，对梅园石文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；

史浩墓前的宋宁宗御碑，取材壮观宽大，地子研磨如镜，虽已碎成数块，但字如烙印，实属浅刻艺术的极品，在野外经风吹雨打日晒近千年，仍未见剥蚀，直让我们惊叹梅园

石材质之精良……

古代宁波人遵循“小溪石板、梅园碑材”原则，各取所需，物尽其用。这一石文化，在宁波文化遗产中有着充分的体现。

近日，一位市民在海曙区鄞江镇的晴江岸畔发现一块“永禁碑”，碑文体现了先辈的水利保护意识和水利管理制度的变迁。这块石碑已有百年历史，其材质也是梅园石。

“梅园石是凝灰质砂岩，质地均匀细腻，硬度适中，易于雕刻。即便历千年风雨，也磨蚀不去它的风采。”裘燕萍说。

《民国鄞县志》记载它“坚致密栗，最适雕刻碑碣”。

黄宗羲在《四明山志》中云：“东浙碑材，不能得太湖石，次之梅园。质颇近赋。今石孔久闭，佳者不易求矣。”在黄宗羲看来，梅园石是碑材中的上品，仅次于太湖石。

在天一阁碑林中，在天封塔边的碑群中，那些林林总总的碑碣大多离不开梅园石。

今年10月，裘燕萍与一行文保专家“围”在集士港镇丰惠庙一处曾被改建过的围墙旁，将4块砌筑在墙体中的斑驳的御笔碑小心翼翼地剥离出来。当去掉泥土后，嵌在墙体中的浅紫灰色梅

园石便逐渐露出了真容……

御笔碑的碑文所记，正是楼异（宋明州太守）关于废广德湖、填湖造田、造船出使高丽的奏请及宋徽宗的批复。

尽管碑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，但保留下来的宋徽宗标志性的“瘦金体”字迹，象征着权威、尊贵的云龙纹，以及浅紫灰色的梅园石色号，都非常有辨识度，见证着900年前的一段宁波水利兴衰和海丝发展史。

在这片向海而生的土地上，梅园石经历了千年的大浪淘沙，已经锤炼为宁波历史文化名城坚实的基石。

建设中的宁波灌溉遗产博物馆的外墙，由一块块梅园石拼贴而成。
(黄银凤 摄)《寒食诗帖》：
书法与情感的交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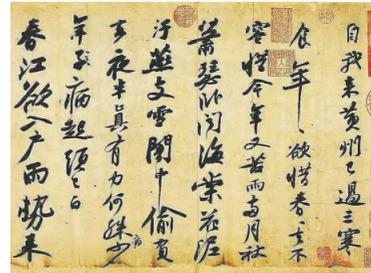
灿 臻

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奇才和全才，我曾因工作需要阅读过不少苏轼的文学名著，崇拜其人品和文品，渐渐喜欢上了他的书法。从当初断断续续的随意消遣，到后来临摹得多了，似乎有了某种感应，觉得苏体更适合自己的审美趣味。

《寒食诗帖》是苏轼书法代表作之一，在中国书法史上闪耀着璀璨的光芒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三行书”。临摹中值得研习的首先是这幅诗帖的产生背景。

宋神宗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三月，不满王安石新法的苏轼被贬至湖州，上表称“知其生不逢时，难以追陪新进；查其老不生事，或可牧养小民”，语中带点牢骚。监察御史舒亶等人举苏轼诗中“读书万卷不读律，致君尧舜知无术”“岂是闻韶忘解味，迩来三月食无盐”等语，诬其“玩弄朝廷，讥嘲国家大事”，被罗织罪名下狱，在御史台受审。御史台，别称乌台。狱中，苏轼饱受侮辱，几临死地。后经多方搭救，九死一生的他被贬黄州，为团练副使的闲职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初到贬所，寓居定惠院安国寺，随僧众蔬食。后来家眷也来到黄州，被安置在一个叫临皋亭的驿站里居住。因生计艰难，经朋友奔走，获批城东外荒地数十亩。他亲率全家老小，躬耕求食，栖身于此，于是便有了“东坡居士”之“雅”号。后又修筑小屋五间，因在春雪纷飞中建成，故名“雪堂”。



《寒食诗帖》（局部）

“自我来黄州，已过三寒食，年年欲惜春，春去不容惜。今年又苦雨，两月秋萧瑟……”《寒食诗帖》共有五言诗两首，不仅是书法史上的名作，也是文学史上的名篇。

第一首是诗人被贬黄州后所发的人生之叹。三年的光阴在郁闷、孤寂中蹉跎。寒食节笼罩在一片蒙蒙烟雨之中，连阴雨加上身体生病，心情格外苍凉失落。诗中坡翁借花喻人，让读者感受到海棠就是作者自己，此时清亮的坡翁，被泼了一身污泥。第二首，进一步描述当时的困境。屋外雨下个不停，自己的“雪堂”犹如一叶风雨中飘摇的小舟。屋内空空荡荡，破灶里湿柴煮着寒菜。心境萧瑟、黯淡和无奈，想想三年中没给父母上过坟，自己也被君王遗忘，不免有种心灰意冷的慨然。诗歌意境苍劲沉郁，低回长叹，充盈着诗人用生命灌注的情怀。

苏轼的书法造诣位列“苏、黄、米、蔡”宋四家之首，结字风格既非王羲之的妍美，又非颜真卿的壮美，而是另辟蹊径，追求一种稚拙之美，藏巧于拙，浑厚沉雄，横拓取势。其扁厚的字形被门生、友人黄庭坚形象地戏称为“石压蛤蟆”。这种独特的结字方法与用笔息息相关。坡翁执笔为“侧卧笔”，即毛笔侧卧于虎口之间，类似于握钢笔的姿势。下笔时手腕离纸较近，笔锋压下略向左侧斜出，充分运用了中锋和侧锋，故所写的字，健挺酣畅，粗厚稳健。

《寒食诗帖》中的字形大多左右开张，呈扁平状，特别是长撇饱满肥厚，飘然欲飞，捺画沉稳舒展，异常潇洒自然。有时在开张的撇捺笔画之外，有意张扬横画，压缩纵向长度，使结字更紧密，字距更紧凑。这种开张横向的笔画给人以陌生的审美新鲜感。当然，也不是一味的横式姿态，还有不少放纵的竖画，纵横两种结字方式的自由转换，使苏字更具意态和神韵。

凡优秀的作品都是人的情感的高度浓缩，《寒食诗帖》整体布局前轻后重、前疏后密、前谨后肆，开头还压抑着内心的情感波动，略显拘谨，字体大小比较平稳。到了第二首，运笔开始加快，想起悲伤的事，越写越动情，开始肆意挥洒，心手双畅，跌宕起伏，充满了不可遏制的激情。将诗句心境情感的变化，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，或中锋，或侧锋，字迹时而开张宏大，时而娇小娟秀，大小反差如此之大，却无凿削之嫌。坡翁放任情感走笔，使重实处如老牛犁地，轻虚处如飞燕掠空。诗帖中除了“纸”字外，还有“年、中、苇”3个长竖画的字，同样起到了分割空间、调整节奏、丰富层次的作用，实现了视觉上的平衡。

宋人尚意，苏轼是尚意书风的中坚人物。《寒食诗帖》则是尚意书风的典范之作。坡翁有句名言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，鲜明地表达了“以意造书”的观点，讲法度而不囿于法度，融众法为己法，信手而为，恣意挥洒。作者将无限感慨寓于书中，无可言状的意绪化为纸上墨迹，艺术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，人格魅力与艺术魅力相得益彰，全篇极其随意又浑然一体，充分体现了宋人崇尚的“意”。

苏字难学，自己虽功夫未到，但心向往之。



二灵塔

除署名外，照片由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提供